

《唯識三十頌》 第四十講

羅時憲先生講授



和「有根身」都被它「攝為己體」，因為它「攝為己體」，所以「一切種子」不會飛去；因為它「攝為己體」，所以我們的「有根身」能夠新陳代謝。何解我們會新陳代謝？不死？就是因為「第八識」，「第八識」的「見分」滲透我們的身體。那個身體是「相分」，那個「見分」就是滲透那個「相分」的，就是這樣支持著我們的身體。

現在世俗人說它有「靈魂」，(若「靈魂」)走了身體就會死了，都對的，它這個叫作「靈魂」的其實是甚麼？就是「阿賴耶識」的「見分」在身體入面的滲透。所謂「執受」者，(就是)「滲透在內」。滲透著，支持著他。

聽眾：是不是「神識」？

羅公：嘎？

聽眾：「神識」。

羅公：所謂「神識」即是「阿賴耶識」，「神識」就太過籠統，「意識」可以叫做「神識」，「第七識」執著那個「我」，都可以叫它「神識」，「阿賴耶識」的「見分」又可以叫做「神識」。太籠統。不是不行，如果你一定要運用中國名詞就太籠統，用「靈魂」兩個字就夠籠統了，是嗎？不如、不如用回它這個名詞。這樣，「一切種子」和「有根身」，這兩樣東西是被那個「阿賴耶識」「執受著」的，是嗎？那個「器世界」，都是由「阿賴耶識」所「執受」住的那些「種子」所「變」出來的，即是間接「執受」這個「器世界」，

直接「執受」那些「種子」，明不明白？

那個「器世界」，不是！直接「執受」的那些「種子」就叫「執受」，「器世界」是間接由那些「種子」變的，就是「非執受」了，明不明白？「非執受」。這個「器世界」又名叫做「處」，這個「器世界」改個名字叫做「處」，「處」者 Place，「處」Place，現在的人叫這些大廈做 Place 的，「處」。好了，講到這裏，有多少(「種子」)？「種子」就有無量那樣多，是嗎？我們沒有人能夠計算得到總共有幾多粒，只是知道它是「無量」的，到底「種子」有多少粒？不可知。是嗎？所以「種子」之多少不可知。

第二、我們只知道它滲透我們的「有根身」，怎樣「執受有根身」？誰照過(X光)片出來見怎樣「執受」呢？我們只知道「執受」，如何「執受」呢？我們不知道。是嗎？我們只知道它是「執受」。

怎樣「執受」呢？他說在很深的「定」裏會知。佛的「大定」會知。但我們普通人的思想就不能知。如何「執受」那些「種子」？那些「種子」總共有多少？這個「有根身」的內容怎樣？我們只知道有個身體而已，你知道你有個肺，知道你有個肝，那個肝是怎樣的？你知不知道？你見過你的肺沒有？

聽眾：照X光就見了。

羅公：嘎？

聽眾：照肺就見了，死了就見了。

羅公：只有一個影像而已，那不是你的肺的樣子，你的灰白色的嗎？肺不是灰白色的。你的肺是紅色的，是嗎？沒有人見過你的肺的，你怎會知？你知道你是有肺，是嗎？但的肺是怎樣的，你不知道，你咳，扯一下，知道扯一下，它會動的，但到底是怎樣的，怎樣動法的你都不知。所以你的身體是怎樣？有多少粒細胞？你知不知道？你知道身體是細胞做的，總共有多少粒細胞？你怎會知？我們的專家也不知道的。人體有多少細胞。所以，身體怎樣，不可知，怎樣「執受」亦不可知，只知道這就叫「執受」。

「一切種子」和「有根身」這兩種東西，都是「所執受」的，怎樣「執受」法？「執受」、「所執受」的東西到底是怎樣的情況？我們普通的一般的知識是不能知道的。他們那些佛家就說佛的智慧可以知，但我們不知道。佛的智慧怎樣知我們不知道，但我們不知道就是事實了，你知道嗎？誰敢告訴你？

你見過你的肝嗎？「執受」。「處」、這個「器世界」有幾大？這個「器世界」有幾大無人知。就算愛因斯坦都不知這個世界有多大的。其大無比，大到怎樣？不可知，這三種東西都不可知的。「執受」不可知；「處」不可知，還有一種東西是不可知的。這三種，這一、二、三，這三種東西，「執受」與「處」都是「阿賴耶識」的「相分」；「阿賴耶識」又有「見分」的，「見分」又名叫做「了別」，「了」、「了別」，「了別」的作用叫做「見分」，「阿賴耶識」的「見分」怎樣去「了別」那個「相分」呢？

怎樣「了別」法呢？即是那個「見分」的活動是怎樣活動法的？我們不知道，只知它「攝持」，它的「了別」就是「攝持」。怎樣「攝持」我們也不知，這即是說三種不可知。因為我們普通的知識是不能知道的。第一種、「執受」不可知。

第二、「處」有多大不可知。第三、它的「了別」是如何「了別」的不可知。這樣整句合起來就是「不可知執受、處、了」，是嗎？這樣讀法的。「不可知執受、處、了」。「執受」不可知；「處」不可知；「了別」作用不可知。那個「見分」的作用不可知。我們普通凡夫的智慧無辦法知。這即是，「執受」及「處」是「所緣境」。那個「所緣境」是怎樣的不可知；「了別」就是它的那個活動的情況，「行相」又不可知；「所緣」及「行相」都不可知，所以叫做「不可知執受、處、了」。(不是)五個字一句而已，連著讀下去又怎樣？是這樣，佛經時時是這樣的，你們如果要新式標點要這樣：不可知執受、處、了(後加)Comma，一句，Comma。有沒有問題？「不可知執受、處、了」。

這樣，我們已經讀了。這個「第八識」的「所緣境」，我們瞭解了。它的「行相」，即是它活動的情況，我們又不可知道了。它有幾個「心所」呢？凡是一個「識」一定有個「心所」的，「第八識」有多少個「心所」呢？我們看看，「常與觸、作意、受、想、思相應。」這樣標點的，常常，不會離開的，常常怎樣？與五個「心所」相應，第一個「心所」，叫做「觸」，常常拉、「推」那個「心王」與那個「境」接觸，各個「心所」一齊起作用時，它將它們的步驟統一起來，那種作用叫做「觸」，叫做「觸心所」，「作意」、那種警覺的「心所」，那個「心」和「心所」未起的時候，大家都藏了「阿賴耶識」裏面，而那個「作意心所」的感覺是最

敏銳的、最敏感的，那些「緣」一具備的時候，人人在睡覺中未知，它就先知道了，它就即刻推醒那個「識」，推醒其他「心所」：喂！你快注意那個「境」了，那種作用叫做「作意」；「受」、「苦」、「樂」的感覺，「想」、「想」包括三種作用叫做「想」，「印象作用」、「表象作用」與「概念作用」，叫做「想」，「阿賴耶識」就不會有、不會有「概念作用」的，是嗎？亦不會有「觀念作用」的，但是「印象作用」就有，是嗎？它取著它。

這樣就是「想心所」；「思心所」、意志，你會問，「阿賴耶識」怎會有「意志」的？如果它是上帝，祂會有獎善罰惡，都有意志了，「阿賴耶識」是機械的，怎會有意志？「阿賴耶識」不是麻木的，它不是麻木就一定有意志。何解呢？我們整傷了的手會流血，手就傷了，自自然然地，我們的身體就會驅使那些白血球(應是血小板 Platelet)凝結在那傷口處，填補回(傷口)，這不是我們「意識」的作用，亦不是「第七識」的作用，即是(起到)推那些白血球(應是血小板)過去的作用，令到那些白血球(應是血小板)去(凝血)填補回(傷口)，令我們的身體恢復。這個作用就是「阿賴耶識」的「思」的作用。是潛伏的意志，我們的抗病力就是這種了，這種意志了，明白嗎？

一隻海星，那些五角的海星，你斬了牠一隻腳，牠會長回一隻出來的，再生的，不是牠自己要生，牠不能的，牠沒有這個「意識」，但牠自自然然身體會復元，人身受了傷之所以可以復原，就是意志的作用了，這是「阿賴耶識」的意志作用了。即證明我們的有機體不是麻木的。為何說它不是麻木？它仍然有很微細的意志作用。你問

「阿賴耶識」會不會有「苦」、「樂」的感覺？下文會講給你聽。

「受」、感受有三種，下文了，「為捨受」，「受」有三種：一種是「苦受」；覺得「苦」，一種是「樂受」；覺得「樂」，一種是「不苦不樂」叫做「捨」，它只有「捨受」，沒有「苦受」；沒有「樂受」。為何解說它有「受」？它不是麻木，不麻木，怎樣叫做不麻木？不麻木即是有「受」和有「意志」，就不是麻木。是嗎？無「受」就叫做麻木。

譬如你說「我隻手麻木不仁」，即是說你隻手沒有感覺那樣解，有感覺、有感受就不是麻木了。所以我們的生命不是麻木的東西，我們的生命是甚麼來的？所謂「我們的生命」，不過是「第八阿賴耶識」的「見分」而已，生命、我們的生命體有「阿賴耶識」。「阿賴耶識」的「見分」我們所住的世界是「阿賴耶識」的「相分」。

我們的身體是「阿賴耶識」的「相分」的一部份。而那些「種子」是「阿賴耶識」的「相分」，所謂狹義的生命是「阿賴耶識」的「見分」，廣義來說，整個「阿賴耶識」就是我們的生命，如果廣義來說，你所見的宇宙茫茫太空就是你的「阿賴耶識」的生命，你的生命不是、不是在身體裏面，整個宇宙，你所見的宇宙就是你的身體。所以現在，從前有一派，近代哲學有一派叫做「全體論」，南非洲有一個人，白種人，叫做 Smith 史密斯，他造了本書叫做《全體論》，他說我們的生命不是在我們的身體裏面，整個環境就是我們的生命的一部份。譬如我望到一片綠草這樣美，我們享受了綠草，享受了這樣美麗的風景，那個明月這樣皎潔；那些梅花這樣美麗；周圍環境都這樣美麗，就以為這只是環境而已。我的生命在我的(身體)裏面，我的生

命享受我的環境，他說不是的！你所見的這樣美麗的月亮，你所見的梅花，你所見的這麼好的環境，就是構成你的生命的一部份。你的生命是整體，不是割開的，不能將你的環境切開在這裏，(那不是)生命以外的東西。(他說得)很有道理的。

聽眾：這樣是不是「依報」？

羅公：嘎？

聽眾：「依報」？

羅公：是「依報」，身體是「正報」。

所以佛家就說甚麼？「依正不二」，「依報」就身體，「依」就是「住」。我的身體要住在這個世界的，「器世界」叫做「依報」。「正報」是「根身」，身體。

「正報」。「依報」與「正報」不是兩件東西來的，是一 Pair。一個華嚴宗，華嚴宗說「依正不二」，華嚴宗。

很對的，「依正不二」，華嚴、天臺都是這樣說的。「依正不二」。這個就是「全體論」了。其實如果說這是二十世紀好新鮮的「全體論」了。其實還不是舊東西，(還不是)千幾年前的「依正不二」那套東西來的？不過它是外國人講那樣解，我們就黃種人講那樣解而已！

「為捨受」，三種「受」之中，「受」有三種，(「阿賴耶識」)只有「捨受」而已。不會覺「苦」、不會覺「樂」。好了，來到這裏，現在有些人說，有一個人死

了，先不要燒他，要過七日後，多少天後才可燒，不然的話，擔心他會覺得痛，燒到他了，那樣說通不通？他沒有了「眼識」、「耳識」、「鼻識」、「舌識」、「身識」的「前五識」，他就不覺「苦」，(不會)有「苦受」的，是嗎？他「意識」沒有了，已經停了的嘛！

聽眾：「意識」死那時就已經停了？

羅公：是，停了，「第六意識」都停了嘛！

「第六意識」不停怎會說他死了？是嗎？那個心臟停了，「第六意識」就停了嘛！「第七末那識」就不停的、永遠不停的，它不會覺得「苦」的，「第七末那識」都是只有「捨受」的，沒有「苦受」的，沒有「樂受」的。「第八阿賴耶識」沒有「苦受」、沒有「樂受」的。你鋸他都不知道的。如果它有「苦受」還得了！做手術如果他那隻腳要鋸，入手術室替他鋸腳那還得了？他不知道的。即是說，只要他一死，至於他是不是真的死了，這是醫生的責任了，不是我們的責任了。那個醫生宣佈他死了，那就死了。醫生宣佈他確是死了，儘管燒之可也，那用等兩天？那用第一個星期？是嗎？為甚麼那些人會這樣？因為他們不懂「唯識」嘛！那班人。

很多大德都這樣說，你以為「大德」就懂很多東西嗎？很多「大德」連字都不識都有，六祖也是「大德」，他不識字的。是嗎？所以，只要醫生證明他不能起死回生就行了。第二個鐘頭就燒了他可也。不過，那個醫生如果糊裏糊塗的，那你就真的要(停)放，最多放廿四小時，廿四小時不返生，就沒有了，確定死了。到現在香港才有過幾個例，那屍體進了殮房後又爬起來的新聞而已。是嗎？

聽眾：現在沒有了。

羅公：嘎？

聽眾：現在沒有了。

羅公：何解呢？

聽眾：一死就放入袋裏，一打了福爾馬林(Formalin)，想不死也不行啦！

羅公：打甚麼？

聽眾：即打防腐劑。

羅公：哦！即刻打防腐劑？

聽眾：是呀！

羅公：點算！（怎麼辦）即刻打又不是很合理，萬一醫生頭暈搞錯了？

除非這樣，這個安全制度就一個醫生看不算，太過信任一個醫生，(應該)找多一個醫生，就像法院審案，都要有陪審團啦！是嗎？判決一個人是否死亡，不要讓一個醫生說了算，醫生太惡了。尤其是殖民地的醫生太了不起，在外國，那些文明國家，醫生那有這樣惡的？香港醫生很惡的，外國的那有這樣惡的？外國的醫生尤其是在倫敦做醫生，每個禮拜都被人投訴的，很少醫生不被人投訴的。那些人動不動就投訴那些醫生了。好了，講回這裏。「不可知執受、處、了，常與觸、作意、受、想、思相應，唯捨受。」講了它的助伴了，即是連那個「心所」都講了。下面就講它的「三性」，凡是事物都有個價值的性質的，所謂價值的性質就是甚麼？「善性」、「惡性」、「無記性」。

「阿賴耶識」會不會「善」呢？不會的，何解？它裏面有些「惡種子」的嘛！是

嗎？所以怎會「善」？「善」是不通的！如果是「惡」，如果是「惡性」的他怎可成佛？是嗎？它裏面也有「善種子」的嘛！所以不會是「善性」，不會是「惡性」，不是「善性」，不是「惡性」又怎樣？一定是「無記性」。是嗎？所以我們這裏，那些迂腐的讀書人，那些中國人，尤其是現在做教授的都是這樣，整天討論那些，中國的那些所謂的甚麼？「人性論」。孟子就主張「性善」，荀子主張「性惡」，董仲舒就主張「性」有「善」有「惡」。是嗎？這些之類。

爭論，人家一研究「唯識」的，那個「性」是甚麼？人的「性」是甚麼？章太炎就說「性」就是「阿賴耶識」。人性的「性」就是「阿賴耶識」。太虛法師我問過他，(他說)：人性的「性」就是「真如性」。「佛性」才是！那個「阿賴耶識」都是由那個「真如佛性」顯現出來而已。不是徹底的「識」嘛！不是不可(動)，不是最後的「性」嘛！這個「真如佛性」才是。所以，「真如佛性」無是無不是，但它勉強來說是包含無量功德，就可以說「善」。所以孟子說的就知一些，他也不是全錯，太虛法師我和他聊天時他對我這樣說。章太炎就說不是！「性」就是「阿賴耶識」，「阿賴耶識」是「無記」的，說它「善」不對，孟子不對；荀子說它「惡」，也不對；告子最了不起了！告子說：「性無善不善也。」最了不起了！章太炎這樣說。就是了，何須整日爭論它是「善」還是「不善」呢？你先不要在那個「性」字上爭，「性」是甚麼？可見那些人在爭論的時候，每每不先講那句東西的定義。就一味在上面爭。

應先定了那個定義，那個 Definition，然後才能「爭」的嘛！甚麼叫做「性」？你說「性」是「善」抑或「惡」，現在你先問，「性」是甚麼東西？孟子沒

有詳細講。荀子反而有(講)些，講「生而然的」、生出來就是這樣的叫做「性」。孟子無講。告子呢？告子有講，告子說：「生之為性」。「性」者，生命也，即是生命。一生出來，一生出來就有了我這個個體存在的，就叫做「性」。孟子，所以孟子的東西都是很籠統。你不要以為那些聖人，都不是很「聖」的，「亞聖」的。只是他那個「性善論」就已經是甚麼？

最離譜的，是有兩種最離譜的，我最不高興那兩種，第一種，他證明人性是善的，他說：「人性之善也，猶水之就下也；人無有不善，水無有不下。」難為他講得出！叫做聖人，他說人性是善的，譬如水一定是向下面流的，水不會向上面流的，一定向下流的。

「猶水之就下也。」猶如水一定是向下面流的，他就不止這樣證明了；人無有不善，人沒有不善的。就好像甚麼？「水無有不下。」水不會向上流的，一定向下流的。這種這樣的，這種這樣的議論，初中畢業生不應該有了，何解？如果主張性惡，他就改一個字就行了，你明不明白？人性之惡也猶水之就下也。

人無有不惡，水無有不下。你可以這樣說，別人不可以這樣說嗎？是嗎？何解聖人都這樣說？如此兒戲？這樣，罵人亦離譜，好像共產黨罵人一樣！他罵墨子，人家墨子這樣駁，人家說得很深刻的嘛，是嗎？不是說，不是說你自己父親都不愛，你愛其他人(如父)一樣，人家不是這樣的。他們罵墨子，「楊子取為我」，「楊子取為我」不是自私，「為我」，如果世界上人人都為了自己，為自己(而)不要害人，這樣

天下就太平了，是對的。個個為了自己，不要。為己而不損人，那就天下太平了。人家是這樣的(意思)嘛！何解要為己呢？他說：人人都為己，保存好自己的生命，又不害人，這世界就很快樂的了。人家楊子是這個(意思)的。他們不是，罵人，「楊氏為我」，他說楊子甚麼都是為自己，「是無君也。」藐視那個「人君」了

聽眾：無父無君，是禽獸也。

羅公：嘎？人君…。

社會才安寧嘛！人人都為我，這即是對社會不理了？人君代表社會，「是無君也」，無視人君了？無視社會了？一味為了我就行了！人家是個個都為我而不害人嘛！是嗎？你有「君」就天下太平了嗎？中國幾千年來都有「君」，總是不見太平？「楊氏為我是無君也；」「墨氏兼愛」，墨子愛父親應該愛多些，愛隔離的人如愛父親一樣愛，「兼愛」就「是無父也」，藐視老爸？老爸要愛多些，視鄰居的老長者與老父一樣，那將父親置於何地呢？應該父親應該要加多些照顧的。「墨氏兼愛，是無父也」。這樣罵都還無所謂了，還說：「無父無君，是禽獸也。」人類是「有父」、「有君」的，是禽獸才「無父」、「無君」而已，你墨子與楊子是「無父」、「無君」，所以你們兩個人是禽獸。這樣說。那有這樣罵人的？這個等於韓愈罵佛是一樣的，聖人都會罵人的？怎會對？是嗎？就是胡適之都不會這樣罵人的，他這樣罵人。所以，孟子很多疏漏的，文章就真是好了，氣魄萬千了！他聲大夾惡那樣，嚇到你窒的！所以中國人說話最重要是氣勢。孟子的文章氣勢最好。朱子文章中，沒有一個人的氣勢比得上孟子，莊子的氣勢都比不上。孟子以後的那些文章，氣勢最大的就是韓愈，最不講道理就是韓愈。韓愈罵佛那篇《原道》，韓愈一世文章最差就是那篇

《原道》了。如果現在在哲學系是考試就一定不及格。

聽眾：「博愛之謂仁，行而宜之謂義；由是而之焉之謂道。」

羅公：嘎？

聽眾：《原道》嘛。

羅公：《原道》。

聽眾：博愛之謂仁。

羅公：「博愛之謂仁，行而宜之謂義；由是而之焉之謂道，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。

仁與義為定名，道與德為虛位。」這是潑婦罵街！即是學術的討論要怎樣？

「人其人，火其書，廬其居，明先王之道以道之，」「人其人」，那些比丘尼那些就不是人，人是需要梳髻的，有家庭的，你無家庭，你出家，你不是人！

「人其人」，你不是「人」，現在要你做回「人」。即是要你怎樣？所有比丘、比丘尼，通通要還俗，做回「人」；「人其人」「火其書」，即是說佛經的道理不對的，燒掉它。「火其書」；秦始皇都未至於這樣搞法嘛！「火其書」；「廬其居」，「廬其居」怎樣？你起了甚麼精舍，甚麼寺門，全部用來作「平民宮」就對了，要本做平民宿舍，用來給人住，所有出家人趕你回去還俗，所有寺院用來給乞兒住，給那些人住。沒有得住的就給他住。

這些這樣的，潑婦罵街就可以，現代的人，那有人講話是這樣講法的？他是這樣，氣魄萬千如長江大河一樣，他是蠻不講理的氣魄才大的嘛！聲大夾惡。八大家是他最大聲，是他最惡。所以有些人說最佩服韓愈，我有一個老師叫韓湘，不是！王弘願，你們有人聽過嗎？這個潮州人王弘願，密宗的大師傅來的，王弘願。在中山大學

教過我的，他教「因明」，教中國佛教史。他非常佩服韓愈的，闢佛，成日罵佛的，最歡喜就罵佛。罵佛。他的名字叫「師愈」。王師愈，奉韓愈為老師，後來不知為何他就買書看，在舊書坊鋪處，執到兩本書看，不知是《大乘起信論》還是《密宗綱要》，他說，原來佛教是好東西！他自己走去懺悔。晚晚都去，拿著個佛像，他怎樣說？晚晚三更天都念懺悔文，改過另一個名了，不叫做「師愈」了，要重新「發願」，發願甚麼？發願弘揚佛法。所以叫做「弘願」。

你問問那些潮州人，叫做王弘願。你問一下那些學密宗的人，他發願要弘揚佛法了，不學韓愈那樣罵了，就叫做王弘願，實在他的名字叫韓師愈(應是王師愈)。他的文章亦很好，但是可惜了，他一信了佛之後那些文章沒有那麼好，即是沒有了那種氣魄，即是沒有了那種蠻幹的氣魄，就很有條理。一學了佛之後文章就有條理，但是就沒有了那些激烈的東西。其實就太激烈都不是好的，文章要講氣勢，講氣勢。好了，夠鐘了。因為有活力，有一種活力，滲了進去，所以它就會新陳代謝，就有生命，如果沒有了那種活力，它就沒有生命。(這)一說叫做「活力說」。第二種解釋是「機械說」，這世界上沒有「活力」的，那有一種東西叫做「活力」呢？這樣駁他，那些「唯物論」者這樣駁他。所謂「活力」者全部都是甚麼？是那些宗教家「靈魂」那兩個字的變相而已！

「靈魂」根本也是沒有的，所以「活力」亦沒有的。其實我們的生物都是「機械」來的，無生物固然是「機械」了，生物都是「機械」來的。不過他是微妙些的「機械」而已！是嗎？所以這個叫做「機械說」。佛家又如何？似乎近於「活力說」了，是嗎？我們的身體會新陳代謝的，不死，是因有個「阿賴耶識」。「阿賴耶識」

不就是「活力」嗎？滲透進去，叫做「活力說」。但是你有一些地方是採用「機械說」的。即甚麼都是「四大種」所做的，那「四大種」是怎樣的，它也採納的。不過就以「活力說」為主。好了，講到「活力」，「活力」即是生命的力，生命的力是怎樣來的？生命的力是怎樣來的？是不是上帝造你的時候給一些生命你呢？照《聖經》是這樣說，就是上帝將呼吸吹向阿當處的嘛！是嗎？所以他有生命，是上帝給他的。其他的人是由阿當分出來的，女人是由男人處分出來的嘛！上帝給的。上帝給阿當，阿當就不斷分，分出你與我，是嗎？是這樣。這樣好像似乎太過、好像很兒戲了，是嗎？

佛教就是講那個「阿賴耶識」。就每人一個「阿賴耶識」，根本就無所謂身體。這個身體就是「阿賴耶識」裏面所含藏的，變身體的「種子」，由「種子」起作用變，「種子」起作用變，變了之後，那個「阿賴耶識」的「見分」就滲透它，因為是它變，所以它滲透它？這樣，所以這個「活力」就是「阿賴耶識」。但你會說這樣豈不是太過宗教化？是嗎？「活力說」？又不是的，我們的身體雖然被「阿賴耶識」滲透，但我們的身體是其麼做的？是由「地」、「水」、「火」、「風」這四種原素做成的。這又似乎是「機械」的。這些「地」、「水」、「火」、「風」四大原素是甚麼？「微粒子」來的，一粒二粒「微粒子」，七粒「微粒子」結成一團，就成為一個大的「微粒子」，又再(由)七粒大「微粒子」結成一團，成為更大的「微粒子」，等於現在更大的「微粒子」是眼所能見的更大的「微粒子」，一路一路積累(又)積累而成一座大山，積累(再)積累而成為我們的身體；而成為我們的細胞。

聽眾：是不是「極微」？

羅公：是「極微」。如果這樣又是「機械說」？是嗎？這不就是「機械說」？但你說它是完全「機械說」又不是，它又要，為甚麼不是？

第一、那些細胞堆成一個身體之後，那「阿賴耶識」滲透他，這不是「活力」來的？是嗎？還有，每一粒「極微」就是甚麼？是由「極微」的「種子」顯現出來的，「極微」的「種子」是一種「力」來的。而這種「力」是無形無相的，「力」是「無形無相」的。而這種「無形無相」的「力」的「種子」，是潛伏在「阿賴耶識」裏面的，是「阿賴耶識」的一部份來的。如果這樣講又是「活力說」了？所以說，「唯識論」是「活力說」還是「機械說」？你只可以說它是甚麼？非「活力說」亦非「機械說」，是嗎？但是這樣，西方講的「活力說」，是真正由那個「靈魂」變出來的，何解？因為西方發明「活力說」那批人，那批生物學家個個都是基督教徒來的，是嗎？天主教徒、基督教徒來的，人人都是信「靈魂」的。你將「靈魂」一改就變成「活力」了。但是這樣，你說「活力說」是上帝給的也不通的，這個又不是科學，是宗教而已。

生物學到底是科學來的，說是上帝給的，將宗教滲入科學又不行的，就沒有得解決了，沒有得解決的，到現在都沒有得解決的。那麼哲學上又如何解呢？全部用宗教家的，講上帝呢？抑或是哲學家另外講呢？於是那些哲學家就思考了，一直思考到二十世紀的時候，法國有一個人，當時是二十世紀初期四大哲學家之一，當時的四大哲學家，一個就是美國的杜威(約翰·杜威 John Dewey)是嗎？一個是英國的羅素(伯特蘭·亞瑟·威廉·羅素 Bertrand Arthur William Russell)，一個是法國的柏格森 Bergson (亨利·柏格森，法語：Henri Bergson)，英文讀音是讀 Bergson 的，法國人讀

Bergson 的，那個 P 字法國人讀 B 字音的。

中國人譯做柏格森的。就是 Bergson，柏格森。首先他發明他講的那套所謂生命哲學，柏格森。還有一個人就將愛因斯坦加了進去，愛因斯坦一方面是科學家，但另一方面又是哲學家來的。叫做四大哲學家。四大哲學家之中，有兩個都願意來中國講學的，羅素、杜威都願意來中國講學的。在北京大學教過書。只有那個愛因斯坦(不來)，愛因斯坦中國人想請他來，但他說中國人不識聽他那套東西。固然不肯來。當時試探一下，柏格森就直說不肯來亞洲，柏格森說：我這套東西亞洲人不適合的。柏格森，其實他那套東西比起「唯識」，如果從哲學觀點來看只是小兒科，他自己以為很了不起。他怎樣？他解釋生命，生命的由來，有呀！有位，不用都可以了，我的聲音這樣大，你要這個嗎？放在這裏囉！

生命的由來是怎樣？他說：世界上除了物質之外，物質是存在的。他說：難道除了物質之外再沒有東西存在嗎？還有，還有甚麼？生命是存在的，生命是怎樣的？他說生命是一種力量來的，是一種力量來的。這個「生命力」是整個宇宙的，充滿宇宙的。就好似佛家說的那個「真如」與好像佛家的「阿賴耶識」，這樣，充滿宇宙，到處都是充滿的。物質就反而是一粒粒的，因為物質有形有相，所以一粒粒的。而這個「生命」是充滿的，不是個人的生命，這是「大生命」，這個「生命」叫做甚麼？(是)「生命之流」。

-完-